

毛詩注疏

十八下 十九上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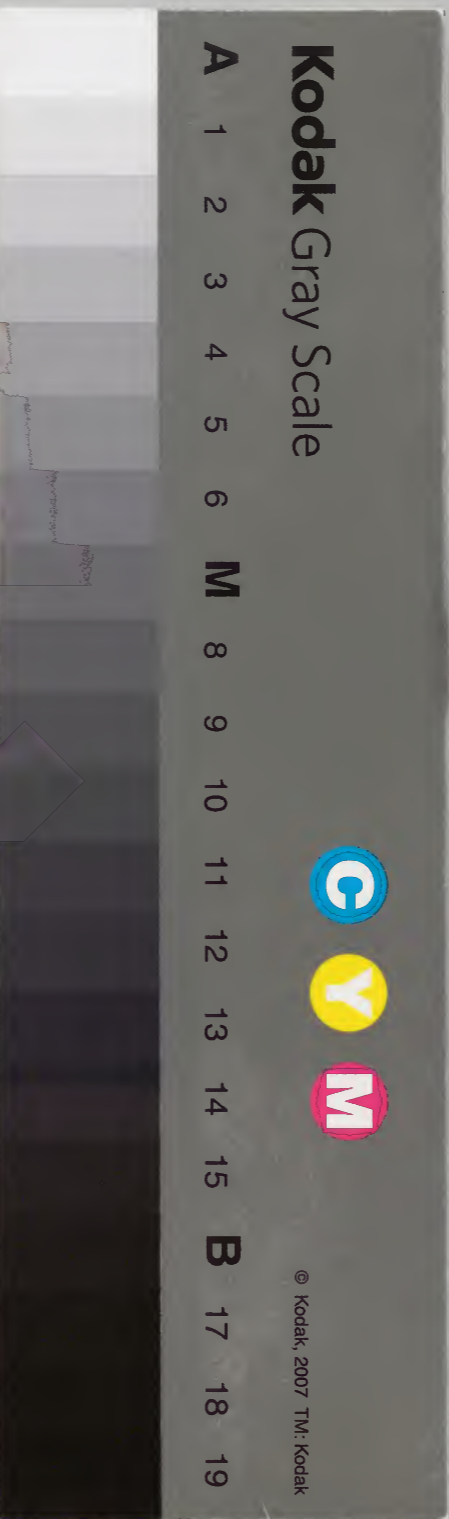
20  
34

內閣文庫			
漢書	六十四	函	七十六
類	號	冊	架
漢書門			

漢書門			
類	號	函	冊
	六十四		101

十三經正義  
合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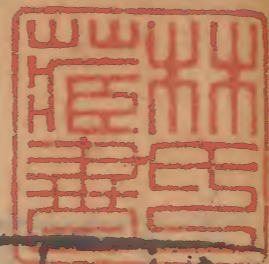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40	
冊數	101 ( 26 )	
函號	276	18



卷第十八

十八

淺草文庫



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云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音亦。

騷素刀反。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

徐音蕭。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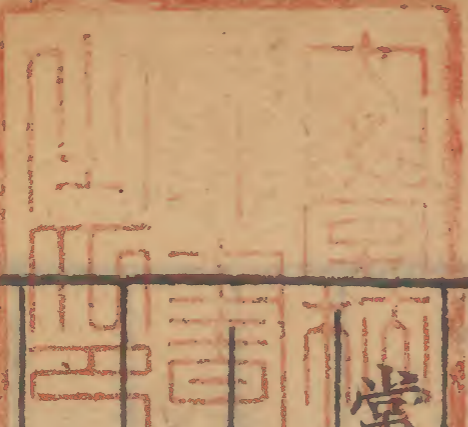
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

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

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註皆有然字。經六

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

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



武此事故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  
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  
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  
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  
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三不親行王基述鄭為  
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  
軍故左傳駟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  
中軍是也○戒者至繹騷○正義曰三事就緒  
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  
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  
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  
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

祖皇甫為大師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

察乎宣王之命卿士也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

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

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

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嚇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

同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

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

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赫赫至南國

○掠音亮○毛以為令  
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  
者以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  
帥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眾既  
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眾

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  
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  
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  
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  
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祖三公皇父也此人為  
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  
勅之以此為異餘同○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  
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  
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  
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  
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  
此皇父為太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謂  
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  
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  
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六社之又處其中也南  
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師未  
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

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  
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  
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  
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其也○南仲至燕  
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  
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  
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  
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  
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  
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  
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  
宣王之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  
禘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  
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廟也昔陳勝舉兵稱  
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  
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  
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印記

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攝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徐土** 傳 尹氏嘗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涯也。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

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

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

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觀反

普涯也說文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

為之立三有事之臣。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

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

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其同將子匠反下同

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

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

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  
 出之時使此可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  
 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皆視此  
 徐之國士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士之人  
 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  
 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  
 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  
 尹氏至浦涯○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  
 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  
 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  
 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  
 守而為司馬氏常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  
 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柔父宜是字而  
 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涯水邊也說文云浦水  
 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也○尹氏至誓成○正  
 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

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  
 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  
 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  
 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字  
 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  
 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  
 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  
 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士下云徐方  
 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春秋之方而有國士耳此  
 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  
 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  
 之六軍並出則名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  
 於時之君何姓名耳○懲誅其至之臣○正義曰告  
 之以不畱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  
 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畱不處而擾亂之立三有  
 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  
 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  
 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

徐建

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傳赫赫然盛也業業

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

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

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悲

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是之知王兵必克

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

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從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

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霆音庭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將

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

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

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

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

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士之方斥候之使見其  
 如此乃陳說玉之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  
 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而將服罪此其儀貌赫赫  
 法故美王能行之則皆動驚而王之軍行其儀貌赫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鄭以爲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  
 行亦非解緩亦非教遊由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  
 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國傳遽之驛見  
 動以正義曰赫赫盛貌而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  
 故以業爲動也儼然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紹以  
 遊共爲一句皆是本云舒序之故云不舒爲始或當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  
 教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舒爲始或當以  
 遊釋陳騷動皆釋詁文○紹作行至恐動○正義曰  
 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  
 一義不得言繼以教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義曰  
 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義曰

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其  
 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憚其解緩故云亦非教遊也  
 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  
 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  
 動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如虓虎鋪敦淮  
 潰仍執醜虜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涯仍就虜服也

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  
 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闐然如虎之怒陳  
 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  
 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闐呼減反  
 鋪普吳反徐音李陳也韓詩作敦云大也敦王申毛  
 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淮潰符云反鄭



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仍音同勃步忽反江反音同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傳截

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才結

反斷端疏王奮至之所。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

亂反疏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

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

虎臣之將闕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濱匪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

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旁有罪之國皆

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

○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

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

釋云墳大防李巡曰賁謂匪岸狀如墳墓是墳為

匪也釋話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條之名

為人虜獲是屈服也傳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

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敦訓為厚於義不

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也

敦厚之虓也疏衆釋話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釋

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

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傳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

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傳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

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

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

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

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丹反擊

音至間音閑繇繇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傳繇繇覲也

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覲且皆敬其勢不可

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

勝也。民同度待洛反。既王旅至徐國。正義曰：上而代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彈彈然。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絲絲然。安靜不行。暴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彈彈至苞本。正義曰：彈彈。聞。之貌。由軍盛所以彈彈。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傳：彈彈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累故中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擊。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之比。盛大。即漢之廣矣。之。求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安法有動有靜。

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舒緩之意。故為靜。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傳：猶謀也。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反。陳直刃。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

**箋**

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

王猶至

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陳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徐為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言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下庭○正義曰言來王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大江王軍之庭也

常武

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

云凡伯天子大夫也

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傳**及召旻二篇

幽王之變○**疏**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

大雅也○**傳**三章盡六章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

曰幽王不父宣王中興之章所以陳皆刺大壞之事

○**傳**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

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

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

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

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也填久厲惡也

**箋**

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

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吳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

夷苗罪罟不收靡有夷瘵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

以為罟瘵愈也箋云苗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

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

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歛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

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蟬本又作蠹音

半苗音界罟音古瘵勅留反卒尊忽反至夷瘵○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吳天王若之

為政會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

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

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

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

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虫病害於禾稼然

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

無有常又無瘵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

以不安○傳昊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

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

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

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吳以異其

文釋詰云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久○傳惠

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詰文也言幽王為政不

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

變為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

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如懸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

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瘵

瘵

病至瘳愈。正義曰：察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畧非罪名，而云罪畧，故知設罪以為畧，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畧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國**，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己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交與民上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虫，蠹疾是室口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虫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畧是張設以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畧有收，畧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故責其不收也。言目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為自誤也。○**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遷奪之。**云此言王削黜也。詔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也。注及下同。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

**說之傳**。收拘收也。說赦也。○說音稅，注同。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傳哲知也。○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

多謀慮，乃亂國。○知音智，王申毛如。○人有至傾城

入句，言王之為惡，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

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城國若

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

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

**傳**哲知也。○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

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

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猶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

陰靜故多謀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  
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  
國任奴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豈無極是  
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  
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  
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  
用非言婦人有姿<sup>○</sup>厥哲婦為梟為鴟<sup>○</sup>云懿有所痛  
智皆將亂邦也<sup>○</sup>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為喻褒姒之

言無善<sup>○</sup>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sup>○</sup>傳寺近

也<sup>○</sup>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  
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

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

其言故也<sup>○</sup>寺徐音止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

有至無善<sup>○</sup>正義曰私聽與意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

意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意者心有不平而為聲

故云有所痛傷之聲<sup>○</sup>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

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曰其婦故知其幽王也<sup>○</sup>傳寺

近<sup>○</sup>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

近<sup>○</sup>長舌至言故<sup>○</sup>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

多言為長舌論語云<sup>○</sup>鞫人伎忒諧始竟背言曰不

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sup>○</sup>鞫人伎忒諧始竟背言曰不

極伊胡為慝<sup>○</sup>伎害心變也<sup>○</sup>云鞫窮也諧不信也

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  
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

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

也○鞠居六反彼之政反忒他得反諧本又作如賈○潛子念反昔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

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

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二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種浴于川示于公桑風

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示于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少

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

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傳云

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

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爾也倍蒲罪反對反昕音欣

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  
 音丹爾古顯反君服與音餘  
 衣少詩照反纁素刀反本亦  
 反維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  
 織○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  
 之長古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  
 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  
 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乎反云維我此  
 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可痛傷也既云出  
 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吾  
 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  
 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紉于預男子之政亦非宜  
 也○傳伎害忒變○止義曰伎者以心伎格前人為  
 之患害故以伎為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  
 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我皆不信之言故以藉為不信  
 曰鞫窮釋言文讓諸百皆不信之言故以藉為不信  
 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不竟猶終也胡何惡惡皆自  
 通訓伎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則實以自

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入謂之惡不自憚也  
 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  
 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  
 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  
 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  
 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  
 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為之  
 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絃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  
 服冕而冕有等級未可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爾服副  
 則入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衮冕也諸侯自  
 祭其廟用文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天子  
 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  
 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天下天子天子藉  
 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  
 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  
 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



一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入君親耕又言  
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  
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  
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  
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  
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  
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  
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  
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  
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  
仞是仞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  
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  
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  
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  
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  
以素為裳辟履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

象得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夫  
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謂養蠶者所卜夫  
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  
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  
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  
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  
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內命婦治  
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  
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疾以  
食之者彼注云巢及早涼脆采之風疾之使露氣燥  
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  
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  
此也世婦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為說若天子則  
夫人卒蠶獻於后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禮天子則獻  
副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禘者彼注云  
副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

詩經卷之五

十三

卷之五

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爾其服尊不過亦副禘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爾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綫也凡繅每綫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識知至於利○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成故舉以言焉

**胥忌**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云介甲也王之為

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不吊不祥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類善殄盡瘁病也 云

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

國將盡困窮 的瘁似醉反 天何至殄瘁 鄭雅

○刺責至忌怨○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

也毛讀狄為狄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

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介甲至叛違○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

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

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  
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  
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在神上天  
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妖變  
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  
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  
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  
教也不應合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  
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  
故為王所怨○傳類善於盡瘁病○正義曰皆釋  
文○傳至至困病○正義曰弔至釋詰文此經  
上義和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  
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天之  
故神不福之感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天之

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  
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

人心無不憂○渥於角反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

云亡心之悲矣傳幾危也受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

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離力疏○天之至悲矣○毛以

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  
之羅罔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  
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  
下災異之羅罔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  
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  
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為優  
饒之義故為屋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  
多之意也○傳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

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  
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  
加譴告是其寬也○幾危○正義曰釋詁文上言  
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  
者相接成也○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寬者謂  
微加譴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  
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後云檻泉正出

涌出也鬻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  
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必鬻音

弗鬻沸泉出貌檻胡貌鬻音貌鞏莫天無不克鞏鞏音

貌鞏固也云貌鞏美也王者有美德貌鞏然無不

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男反箴之林反

忝皇祖式救爾後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後○正義曰言鬻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  
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之心之憂  
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  
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  
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  
德貌鞏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  
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  
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  
王位無喪邦國也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  
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貌鞏至  
鞏固○正義曰釋詁云鞏貌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  
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  
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  
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

意而文不指斥  
是微箴之也

瞻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云閔病也

旻

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五句  
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

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  
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  
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  
以召旻名篇其叙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  
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  
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叙特解經  
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叙轉為閔  
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  
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關  
關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

無他  
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疢我饑饉民卒流亡

也疾猶急也疢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

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譏饉令

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

音民我居圉卒荒

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

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

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

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

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

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

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

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  
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  
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威上天  
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天  
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  
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鋪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  
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  
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疾  
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隼疾與為類則威為酷刑  
罰喪為亂亡賦稅也急者行之必速之亂厚者為之  
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  
之禮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  
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言  
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  
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圍壘○正  
義曰釋詁文○**傳**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

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刑之唯某氏之  
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則禮野荒必是  
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  
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

**訌傳**訌潰也○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

以羅網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傳**椽天椽

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

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王之國**疏**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

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

王年

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諸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蠱賊之害未稼然又內自清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掾毀之小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正義曰傳記潰○正義曰釋言文○記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記潰○正義曰記字從言故之記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記為潰記言內則蠱賊為外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蠱賊內記是臣之衆殘酷也○人為之者以記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伎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記天至夷平○正義曰傳意亦以掾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夫是掾夫謂天殺掾謂掾破天掾文連故并復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靜謀○正義曰記話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珍而記之○昏掾至王之國○正義曰解各此人為

之書云皆奄人也天官闈人注云闈人司氏也啓者昏其官名也○掾掾毀陰者謂犯陰罪而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中此掾毀其陰云宮者寸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掾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宮酒人注云奄精氣閉故者引月令其器閑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闈人注引掌戮之文則闈人乃墨者使守門闈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闈人上為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闈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闈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遊亦如之注云圍禁苑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圍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闈人是闈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圍則墨則皆亦為闈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闈人職曰掌守內門則用奄守之其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宮與寺人

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  
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閭是奄人之官名也  
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聞於善惡以其  
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  
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  
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  
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  
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  
故謂之謀滅

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

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也○臯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玷丁筆反竄音庾裴駰云病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

我位孔貶也○云兢兢也業業危也天下

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

異○業如字一音五答反貶○臯臯至孔貶。正義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臯臯然志識頑

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庭情而不供職事心頑

力情自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

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

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

也。○傳臯臯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臯臯瑜瑜刺

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其氏曰無德而空食

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謂為竄不供其職也說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文云竅癩也草木皆自豎立  
而不起似若癩人常臥室故  
唯瓜瓠之屬卧如彼歲

旱草木潰茂如彼棲首傳潰  
遂也首水中浮草也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

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  
潤澤如樹上之棲首潰

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  
謂棲息也首士如反槁口老

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  
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

潰邑亂曰叛亮相息如彼  
全潰止。毛以為言王

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  
棲止逐流之浮也旱歲之

起詩人閱之言我視此王之  
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

必將亂也後大戎殺王是此  
言之信。鄭唯以潰

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  
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

為遂首是草之枯槁逐水流  
者故云首水中之浮草

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  
水上也。潰茂至棲

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莖茅  
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

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  
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

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  
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

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  
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

上之棲首首是草木之枯槁  
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

為水漂皆稱首也此經再云  
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

曰叛。正義曰億四年公羊  
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

為國亂維昔之富不如時傳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讓

之意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傳  
今則

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  
疾不如茲傳今則

病賢也。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也。○疾音救病也。字一或作

安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

食精稗替廢况茲也。引長也。云疏靡也。謂糲米也。

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靡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稗

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

復。○稗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未反。沈音賴。又音厲。

又音律。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文反。率字又作率。音類。

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子。又音子。草引。維昔至斯。

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言昔時富

賢人之所病者。不如也。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

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稗。之小人。由汝當路

以病賢者。何不早日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

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之用。事益使亂。長故責

之。鄭唯彼疏斯。糲為異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故責

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糲。言其

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况為益。引長。釋。小

之。物。使也。益多。故以。况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小

○疏。於。糲。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則。糲。於。糲。也。

小。入。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糲。

昏。祿。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

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引。長。

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十牌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  
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  
之得此數也言此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

**池**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

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

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作濱音賓俱云厓也

案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

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

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

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

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

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

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

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人見王政不

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

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頻當

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

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

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菴長焉誰知

其非泉也

由外灌焉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

其非泉也。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

其非泉也。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

其非泉也。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

其非泉也。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

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辟開

蹙促也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

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蹙辟音關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云哀哉

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喪息浪反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辟日蹙甚

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音章五句二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青頌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卷之五十一章詩真十詩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清廟之什 誥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  
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  
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  
室言之為成功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  
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  
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  
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  
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

詩經卷之五

詩經卷之五

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  
作禮樂優游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不見從  
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  
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  
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  
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  
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頌  
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  
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世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安也  
禮樂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  
周頌事跡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  
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  
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  
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叙列虞夏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  
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  
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  
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之法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雜於周不須有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  
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  
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

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  
 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  
 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  
 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  
 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蕭曰德至  
 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壽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  
 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  
 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  
 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  
 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  
 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繫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  
 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

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成  
 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綴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  
 由頌述之以美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  
 等盡為武王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  
 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王之頌而祀成湯烈  
 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一祀之頌者頌既治  
 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  
 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  
 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皆告非文武之頌  
 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  
 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  
 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  
 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  
 于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  
 之詩係其父祖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  
 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頌  
 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

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  
謂頌信公是也止頌德政  
之容無復告神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  
神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  
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  
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  
案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  
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  
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日敷時繹思我祖惟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序言  
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  
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  
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  
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  
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  
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  
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  
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子小子訪諸

以殷中之稱攝政之稱小子是成王除沒嗣位去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  
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  
來見攝政二年之禮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  
也雖攝政二年之禮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  
月而則成王攝政三年而於武王之廟年十四歲十二  
廟而歌之則攝政三年而於武王之廟年十四歲十二  
徹而歌之則攝政三年而於武王之廟年十四歲十二  
王十四時俱有禘祫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  
云得天下之權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而雖箋  
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而雖箋  
也明堂位曰昔者周公郊禘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禘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郊祀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有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



事相况蓋與恩文同時也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  
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祭  
殷後獨來見於其廟祀也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  
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  
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後也與天下俱至則  
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事故如  
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如  
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  
有膏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  
觀之即告也合於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  
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離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  
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疾止永  
觀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  
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  
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成王  
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詩  
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三

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  
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  
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  
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君  
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  
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  
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在傳亦云烈文成王初  
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叙若得為武  
王之事但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  
為頌故不可必定也意喜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  
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緝良邦曰其  
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  
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  
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  
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  
釋賓尸說釋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  
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  
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

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  
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  
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  
政歸功成王歌其先入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  
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禮不為  
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  
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  
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  
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  
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  
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  
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  
廟以六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  
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  
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  
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  
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  
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事也

武王之持疆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也  
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  
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  
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  
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  
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  
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騶也說  
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  
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  
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王之王  
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  
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  
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  
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  
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  
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  
助故次小采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  
次載芣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禮卑於郊宗告祭故

詩經卷之二

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  
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故  
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不以文王得用師之  
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  
賚殷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  
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  
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  
之什言助祭所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閱予之什  
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  
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  
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  
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  
稷以所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  
繹禡為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論難  
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義曰  
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  
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蓋之言藏身  
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

神言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  
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  
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  
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  
尊者故先之本教令者即殺以降命也殺之言效鄭云  
效天之氣刑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社者土之神也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也社者土之神也  
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於社是  
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於社是  
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  
辨五地之總神為土地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  
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澤宜膏物  
物是地宜而任之山者不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  
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  
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使居中原  
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民也故鄭云效  
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入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

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  
 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  
 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  
 社廟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而謂仁義○正義曰鄭  
 君謂教令由祖而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義曰鄭  
 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  
 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於禰高者重義也  
 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川有草木禽獸○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可以興作器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之謂教令由民也○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中謂教令由室及門戶竈行○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之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降於山  
 是道隆所由竈下宇起自蕭帝有室則有門戶矣  
 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以為要理自當

聖人月以見天下之曠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  
 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為龍廟祭先祖亦人  
 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  
 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仁山川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定  
 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  
 焉故云所以本仁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  
 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  
 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郊土地  
 之主土地生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郊土地  
 云列地也物雖資天所生祭之而見有地也所以利於民故  
 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不言所本也所以利於民故  
 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不言所本也所以利於民故  
 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有義其仁可以祖廟以  
 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備鬼神言賓敬  
 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故互見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神受職焉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神受職焉

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賞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心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而可也。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而可也。天言節風雨時令，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也。寒暑節風雨時令，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也。金玉言祭地得所，地不受寶，山出器車，地生金玉者，銀甕丹甕，祭地得所，地不受寶，山出器車，地生金玉者，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慣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零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故鄭云：脩節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成而神得其政，故不可不

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川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以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以致也。以太平之祭為報功也，特遇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以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也。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清廟，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文王者，歎然如獲見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尊見澤及朝廟於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

詩卷之二十一

兼文

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  
工有容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德之等皆不論神  
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  
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  
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  
執競離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  
鷺豐年潛有馨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  
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之  
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  
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  
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祭亦無者以天神方澤之  
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  
今德澤上迷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  
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  
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  
肅雉鳴鴉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能厚  
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

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  
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  
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  
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  
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為四年  
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

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

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

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

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洛音  
雒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越火故改爲各清廟詩八句至王焉○正義曰

旁佳朝直遙反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色於洛既

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

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

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

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

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此祀文王之法及鄭志所云

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云

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商頌之序亦云

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召誥經序

營洛邑者乃召公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

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

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

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而此

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

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擊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

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

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

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常依服數而至

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此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

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

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

皆二伯爲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

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

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爲此詩

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禮其事

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爲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神所居稱

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德者之宮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清廟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神所居稱

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德者之宮

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

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

天德清明也孔子聞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  
之德亦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  
不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  
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然穆清廟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  
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  
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  
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  
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  
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  
官匠人所謂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  
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  
至於御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案鄭  
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宗  
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

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  
云象貌為之者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  
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  
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廟  
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  
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  
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  
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  
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  
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作洛誥如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  
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  
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  
六年明此朝諸侯與  
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

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疏於穆清廟○

相息亮反注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疏毛以為於乎

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既內敬於心且

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

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

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

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人所樂無

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走承之○鄭

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

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豈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次

三和助○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

也樂記引詩云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為和也釋詁云相

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箋顯光至助祭○

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註皆云顯光也見也於

在天傳

執文德之人也

箋

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

詩統下之二

二二

禮樂列

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  
素如在生存配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中其  
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  
配至生存○正義曰釋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  
之義越於釋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執行  
在天則是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  
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  
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  
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  
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  
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駿奔走  
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厭

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

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

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向射音亦厭也

見厭於豔反下疏駿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

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

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

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

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祭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

承於人上或有不字疏駿大至厥之○正義曰駿大釋

集注並無不字疏駿大至厥之○正義曰駿大釋

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

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  
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  
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  
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  
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  
言奔走之德承順文王之德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  
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  
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  
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

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此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卷六  
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  
王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  
王之意故以太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  
王之廟言今已太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  
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  
王之樂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告太平  
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  
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  
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  
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  
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  
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  
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  
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  
其素意而告之異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  
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

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  
 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就之時其  
 始草創富先於此失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頌  
 禮亦應頌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始  
 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  
 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  
 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  
 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  
 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美周之禮也 **詩** 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

不止行而不已 **疏** 維天之命。毛以為言維此天  
 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之  
 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

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  
 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  
 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  
 其當歛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  
 成當使魯孫成王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  
 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絕為純美溢為  
 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  
 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聞齊王以孟  
 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蓋  
 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孟仲子蓋  
 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  
 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  
 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  
 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  
 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  
 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已此傳雖引仲子  
 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

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命猶至不已。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故云動而不已行而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於乎不顯文王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傳純大

假嘉溢慎收聚也。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之以制法

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音益慎市震反本或作

案爾雅云苾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曾孫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純大至

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

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歛聚之義故為聚也。

○文王之德之純益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指說此文故箋云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

大當謂德之純益天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我其收之溢是溢也。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

故易之也。文王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真道有饒

衍至於滿溢故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

之以制法度謂也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  
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  
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  
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  
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  
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  
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  
承我明子成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  
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  
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  
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  
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  
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  
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彼法  
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

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節  
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  
志率循舊章是也○曾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  
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  
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重也  
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孫之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  
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是雖歷多世亦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  
各有施不  
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五十八句

維清奏舞也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亦刺七  
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  
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

康天

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  
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  
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  
季札見觀樂且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  
知頌必太平不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  
其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  
是制象舞之音心也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舞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  
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  
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  
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其言象則是有  
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也工之伐明此象武  
象文王之伐既有大功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王周公其建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  
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  
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  
典俱待太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  
未制禮亦得為之周公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  
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  
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  
禮無之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名其有用明  
矣案彼傳云見舞象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  
樂舞象也籥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  
籥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籥為所執未審何  
器以籥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籥與南籥必是此  
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象字則此樂名  
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象文王之事其六武之樂象武王之樂象武王之  
復言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王之實大武之  
樂亦為政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

并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  
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詩為象明大武之  
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  
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  
其文故鄭并武解其志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  
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  
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  
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  
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  
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  
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  
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  
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  
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

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維清

義曰詩人既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  
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  
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社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  
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曰昊天之日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  
之枝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  
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符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  
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  
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正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  
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之而下  
故其言不次○傳典法也正義曰釋詁云與法常也  
具訓為常是典得為法也○緝熙至五伐○正義曰  
釋詁云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  
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  
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  
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  
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也肇禮也肇始禮祀也云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

伐也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始禮祀○正義曰肇始禮誌文又云禮祀祭也是禮

祭為祀○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禮者祭天之名

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我應云枝伐弱

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

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

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

後乃禡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

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

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

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

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

證禮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禮祀之成文彼迄用有

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禮也

成紂周之禎也迄至禎祥也云云文王造此征伐之

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

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真爾雅云同

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注禎字作禎○文王至古禎○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

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

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

法為伐紂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余記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朝直

○

烈文十三

正義

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

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

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者有諸侯助

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

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

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

不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

在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後

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君之法其辭不

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總之○有卿士序不言者

以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

繼嗣其位有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言與文之二

七一

五百七十八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禮者以此告事而巳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

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之武謂告封周公此二  
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  
是以告已嗣位於祭祭之末即初戒諸侯事訖乃更以  
禮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朝享之禮備祭羣廟  
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冬就其廟  
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  
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卑  
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  
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  
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文

王錫之愛云惠愛也光文一曰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音辟

注下皆同社音恥疆居烈文辟公。毛以為成王  
良反竟也傳直專反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  
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  
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  
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  
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  
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  
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  
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  
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  
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  
賢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使訓導之不顯  
乎維是有德若能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  
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

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  
乎我之能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  
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  
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  
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  
王天下之社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  
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  
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  
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辭命加之土地也汝  
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勳勤事不廢我則使汝  
繼世有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  
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  
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四方鄰國  
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明乎維是勤其  
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  
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美者於乎我之德其皆  
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謂之不忘汝等宜  
法效前王亦勤行之○烈光至錫之○正義曰

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卽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  
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  
此等得在周然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  
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  
茲社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  
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  
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惠愛至天位○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  
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  
爾邦故分辟公爲二卽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  
此既分辟公爲二故下兩經亦分爲二皆上諸侯爲  
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  
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  
爲天賜社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  
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  
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繩德受命定  
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卽上篇所云之無封靡等  
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詩經卷之

卷之

卷之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封大也

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汝國謂僖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

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

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

之累劣偽傳封大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

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

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話文傳於此篇不言

又言維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

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

得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設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

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崇

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向也高是厚義故為厚

也皇君釋話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

其實小累亦不可也若無罪則增其爵土也念此大

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當忘立所職之功奉行不

倦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

之子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功之謂卿大夫功尤大者則其

君之謂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

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

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於乎前王不忘傳競疆訓道也前王武王也云

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

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

之不忘音道○道音道○道音道○道音道○道音道

也成王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前王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

○戒諸侯無疆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疆則四鄰畏威

○諸侯故天下諸侯順其德則自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

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自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

故箋從省文通以爲句○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尚

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

賢勤德之事故人稱頌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道求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

盪至不窳○大音秦大王太祖皆同盪○天作七

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

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

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

時之祭祠禘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

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

稷耳於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

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先王先公之事而序并言先

公者以詩人因於祭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

武王誤也

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  
 言海亦此類也○先王至不窳○正義曰周公  
 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辯之也諸  
 盤至不窳於時並為毀廟唯裕乃及之此言祀者  
 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  
 先公唯後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後稷除夫後稷而  
 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後稷故除去後稷而  
 指此先公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裕祭案玄  
 鳥箋云祀當為裕若鄭以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不破祀字明非裕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且先公而箋廣解先公  
 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且此詩若是裕祭作序  
 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當何須煩文言祀者正是時祭  
 者言裕於太祖則辭要理祀者正是時祭  
 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天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云高山謂岐山也

曰道研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

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

見反幽天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  
 彼貧反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  
 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  
 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  
 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  
 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  
 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  
 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為大也○

後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於荆山皆舉大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蓋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櫻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

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數耳。鄭注禹貢以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  
 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巡苦魂反字  
 亦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  
 參訂時驗謂平比之子孫保之疏傳夷易正義曰  
 也字詰云云訂平也彼祖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  
 至其德。正義曰彼祖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  
 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祖往釋詰文以道者人  
 所行故行爲道也祖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  
 矣即縣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  
 室以爲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  
 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  
 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  
 皆繫辭文也言乾以佼易故爲知坤以疑簡故爲能  
 人能佼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  
 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

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  
 事無功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  
 久是爲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  
 可廣犬是爲業有所成就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  
 事德業而已易簡爲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  
 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  
 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並之道則此二王  
 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簡之義窮  
 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  
 王簡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入名而各故  
 易簡之主皆以賢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入名而各故  
 賢以爲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  
 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  
 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  
 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  
 爲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  
 立卓爾是卓爾爲高遠之稱

天作一章七句

言疏十九之一

十九

禮記

禮記 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七句。正

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生祭之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摠言郊祀也。案禮祭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

言一  
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  
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  
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  
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  
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  
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  
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  
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  
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  
祭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  
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  
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  
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  
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

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

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况反其音基本亦作基宥音又王功

于况反解音懈下同苛音河刻音克

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

同已則是不可異於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

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

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

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

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

天命不敢懈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  
 既安之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  
 矣又祭而歌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德故因  
 其祭而歌之。○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  
 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  
 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  
 命淑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  
 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  
 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熙廣也亶厚也基始  
 命信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  
 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也  
 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意不  
 結以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

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  
 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  
 成王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  
 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昊天至暴亂。○正義曰  
 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大帝而云昊  
 天昊天與帝名同故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  
 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迹而生是苗裔當王是周自后  
 稷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  
 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  
 既有所信必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  
 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  
 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  
 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解二后  
 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已上行既始  
 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

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

靖和也 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

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辭

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

平。單都但 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

也肆故也則是聲相 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

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金  
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然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  
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  
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  
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  
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秋是月也大  
享帝注云言六享者禘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  
卜謂此也 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  
今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  
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以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  
在明堂又以前於明堂是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  
故知祀文王於明堂是明堂之祀也 正義曰  
堂之祀則法於明堂是明堂之祀也 正義曰  
注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  
湖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

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  
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  
於明堂亦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郊已有明堂之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於郊明堂之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  
守之禮云歸格千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  
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  
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言其牛之非迎  
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非迎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注云禮東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  
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禮  
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  
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

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摠享五帝明不用一  
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上帝  
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邑之玄與此別祭法  
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一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禘  
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  
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後稷配也吳  
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  
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禋**將大享獻也  
**粢**云

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脂有天  
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將如字享許式  
反徐許亮反右音  
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脂徒  
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脂  
**疏**為周公成王之時  
寺疏

祀於明堂言我羊所美大我所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常道  
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  
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散饗之也善法文王  
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後其常  
早以夜常法也○鄭上威怒於安之將字安行而後其常  
道以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於  
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於  
天下既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受此福於文王此  
○傳將大享獻○正義曰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  
之○正義曰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  
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  
神也牛羊盛肥膳有天氣之助有傳碩肥脂謂其  
無病傷拒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傳碩肥脂謂其  
民力之謂其備脂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  
蠶也

是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  
若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  
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  
於明堂則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  
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牲矣而得  
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  
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  
牛是配者與天異饗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  
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  
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  
非祭天當謂燔燎祀司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云  
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

詩經卷之六

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  
受而福之○反毛大也  
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擬字皆訓為大此擬亦為大  
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  
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靖治至而福之  
正義曰晴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擬主人  
與之以福是受福日擬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  
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  
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  
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  
福之謂神受其德  
故降與之福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時

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巡

守手又反本或作符注同柴士佳反說文字林音旬

作柴行下孟反下山行同禪市戰及徧音遍音旬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

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

至干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

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

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

于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以樂既與頌聲咸

詩經

二

卷四



得親

例皆

文而

喬嶽

曰為

為宗

至為

此故

以證

從令

事萬

強以

遠道

時自

救無

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

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者述巡守告祭之事

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

曰為宗其文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諸侯以

為宗其文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子封諸侯以

至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其邦國

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

以證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為

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

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

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

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

時自巡之大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

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命六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六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

者君制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華制度衣服者為

叛類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以進律是其事也

王考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無禮是故

燔柴以告天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

虞

夏

商

周

禮

記

卷

第

十

一

上

卷

第

十

一

上

卷

第

十

一

上

卷

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  
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以外更無封禪之禮器云因名山升中  
天而鳳望降龜龍假雖不言封禪之事故  
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  
祭天告以諸侯之成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  
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何必  
也白虎通云王者日功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  
義也始受命之時以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  
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  
必於其上何因高山於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也下禪梁甫之山其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  
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  
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  
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  
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爲之以左傳之文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月上帝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望於山川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崇  
而望祀不言編羣臣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隴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編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文相涉後人遂  
六宗何知當編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  
耳之

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爲之以左傳之文  
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  
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  
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  
傳所說非也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月上帝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望於山川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乃在上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編於羣神之時云類於堯典  
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崇  
而望祀不言編羣臣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  
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隴山喬岳不言  
墳衍丘陵是必不編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  
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文相涉後人遂  
六宗何知當編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  
耳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傳云薄猶甫也甫始

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

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

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

之也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

知音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

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

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

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

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

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

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

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

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又之臣

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

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

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其功其大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

也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

動疊懼喬高釋詰文彼疊作惛音義同釋詰云柔安

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虎通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我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莽言萬物相代於東方也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此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言莫不服者以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

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其戒令滋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實事則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會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會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編作六代之樂則知大會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巳蓋明序下之義無編於羣神也允玉維后摠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

也。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

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

之效也。傳明矣至不疑。正義曰明之與昭俱是

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

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

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明見至之效。正

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

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又之人用次第處位

故也此經二句覆上右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右序載戢于戈載戩于矢。戢聚囊韜也。云

之效驗也。載戢于戈載戩于矢。戢聚囊韜也。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

震疊之效也。韜。戢側立反囊音羔。戢聚囊韜。正義曰戢聚囊韜。

也。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

雅反下允王保之。傳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

保此時夏之美。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懿美釋詁文。

肆者張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

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武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

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

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

詩卷之二

二

陳凱

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  
之大者皆稱夏耳

###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

服也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  
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  
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云競疆也能持疆道者維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  
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  
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  
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福之事武  
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  
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  
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  
樂皇皇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  
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  
大於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

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禮無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與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禮競強至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永言孝思應候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

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

○斤紀疏自彼至明察

故云用彼成安之道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蓋四方問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釋訓云明明斤斤鍾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傳嗶

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

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

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

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音皇又音宏注

同筦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登登行貌穰如羊反一又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

反重也又音疏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  
服重直用反疏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皇樂也攘攘福也舍人  
曰皇鐘鼓之樂也攘攘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明攘攘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  
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  
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  
定本作覆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  
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  
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  
則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  
之下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  
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  
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  
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  
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

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  
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  
食之饌此不言杰稷牲牢唯云聲  
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

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  
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  
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公文公之為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  
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  
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后稷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  
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  
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

云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

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

其中者言反其性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又音

反鄭注尚書五蓋也思文后稷毛以為周公自言

此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

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

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常意所命用此而后稷養天

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堯

於是以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承在歌樂故所

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為循其文義大

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

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毛克能至其性正正義

曰克能釋言文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

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郊

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

公思之非謂編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俎

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

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桑蔬難厄之

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桑蔬難厄之

食授以水之衆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承民乃粒萬邦作義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傳**

**牟**麥率用也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

魚躍入于舟出矣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

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

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

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

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

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作

麥孟子云麥大麥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

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放此夏戶雅反注同

佳季反下同浹音仕燎力召反竟音覺本或作

稷注云麥率用也山義曰孟子云麩麥播種而

象其若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猶自也

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貽遺率育之德○正義曰

貽遺釋言文率備育義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

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上祭於

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矣以燎之注云白魚

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

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

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矣注云

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

上復於下至以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鬼五

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

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大為鳥

報武王以此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

瑞臻赤周之一  
穀芒應周尚  
五年乃可誅  
也詩云貽我  
得穀瑞者唯  
此交相證明  
小中候合符  
右注云右助  
有此授右之  
字乃云王維  
上有此字非  
蓋在此岸燎  
五至猶五來  
以穀則第五  
云此謂遺我  
正以是牟麥  
獲以穀養天  
其子孫之國  
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也

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  
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  
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上境也此與時邁  
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  
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師九夏是也書說鳥以  
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  
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  
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  
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  
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  
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常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勅之

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

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然

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

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尊○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音如度○嗟

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大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

謂諸侯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

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

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

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

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

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維暮

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

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

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

本赤鳥所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  
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  
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  
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  
可命我衆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  
農畝於必多經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  
故云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歎聲將勸而嗟歎  
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  
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鑿為理之義故為  
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  
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  
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  
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  
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  
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勸其下諸官  
而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

臣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  
此臣之義者以狄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  
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  
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  
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  
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  
非已德所及易曰剝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  
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  
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  
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  
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  
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主為獻主  
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太行人又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  
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  
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  
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  
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獻

詩九

卷

九

共准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君臣並勅而以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鞶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六

功王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曰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廟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為是義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耒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夏戶雅反被皮寄反至執兵

○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  
 右故即引月令以證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  
 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  
 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  
 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  
 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籍勸農則此入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  
 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  
 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車右明其衛君  
 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立載御在中央明其  
 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耒耜  
 不近若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勸人非農人  
 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耕籍中為莫  
 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  
 晚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  
 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造之  
 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來朝周之季

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  
 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雜記  
 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幾用七月則祭  
 用之夏孟月矣故主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  
 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  
 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  
 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  
 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  
 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過故勑其  
 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  
 猶柰何也當柰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  
 之晚過也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  
 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  
 也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傳康樂也

**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

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烏注同

洛下同見充豐熟。正義曰釋詁文。將大迄至釋詁文於者

賢遍反。數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

是其為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

又為天知美其瑞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

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

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

德賜之豐年至今月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

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

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

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

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

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

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

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

注云黍稷稻充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

與連接者**命我眾人庠乃錢鍾奄觀銓艾**傳庠具錢

銚鍾鐸銓獲也錢云奄又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音博奄鄭音淹王徐並如

字觀古玩反又如字注同銓珍粟反艾音刈銚七造

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銚鐸乃豆反或作

釋呂氏春秋云釋柄尺此其度也其釋六寸以間稼

也高誘注云釋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

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鐸古字也今作鐸同獲戶郭反

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銓獲鐵也說文云銓獲禾短



鎌也此則銓器可以獲水故云銓獲也  
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銓截穎即獲也  
義曰序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銓古田器也說文云  
銓宋仲子注云銓刈也然則銓刈物之器也說文云  
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也本云垂  
作釋器云所斷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釋呂氏春秋云釋柄尺此其度也其  
釋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釋芸苗也六寸所以  
入苗間此云鑄釋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釋即鋤  
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銓獲禾也  
說文曰銓獲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  
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釋一銓然後成  
農是三耜皆田器也  
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為掩故也王肅云奄同  
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  
多銓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云祈猶禱也求也丁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於其反意音禧禱丁老反又丁  
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  
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  
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  
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  
而述其農事也  
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大  
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  
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  
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  
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  
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  
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

詩卷之九

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  
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  
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  
在孟夏之日為月令百篇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  
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  
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  
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  
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  
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二祭可  
以爲報天可以爲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為祈穀  
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  
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祀之  
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天子親載耒耜以耕籍  
籍是郊而後耕一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  
與祈穀為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祀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  
之正月郊祭之也孟春則正郊祭所感一帝而已  
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祭所感一帝而已  
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總祀五帝矣郊  
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  
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云上  
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  
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太微之一  
不言祈穀總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  
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傳噫歎也嘻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十五

八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

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况反

被皮寄反○噫嘻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

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王於天下德既光明顯著如

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

種百穀典田之官既受命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

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效使各極其望無不懇耕汝

等須大事汝所耕及時越農十千人維為配耦恐其

失時欲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

為之祈神殷勤戒勅故美即歌之○鄭唯噫嘻二字

與餘字別又三十里為一即一吏主之實有十千之

說在箋○噫天喪予成湯見○王事○正義曰孔子

噫皆是歎聲為歎以勸○四而羅者曰噫盡之

非訓噫嘻為歎勸也此噫○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

以上篇重農嗟嗟而勸○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

勸之○噫噫至百穀○正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

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大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

是勸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惟者有所哀多美

大而為聲以數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

詩經卷之三

之下則是王者率之  
言云峻農夫也峻即  
峻者也田峻至典田  
之農夫故知農夫是

石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  
田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  
之官而爾雅謂  
王田之吏也 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

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於下欲民之

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

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萬耦同

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聞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

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二十三

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

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

數。駿本亦作浚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

域反澮古外皆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

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

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

感而樂業故言私而不及公。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

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

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發

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

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

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

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二十則天下漏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

之是為極望也。駭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  
速疾也。駭速也。轉以相訓。是駭為疾也。冬官  
一耦之伐。發地也。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耦擊  
地使之發。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駭發  
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駭發其私  
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  
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勅終已。境界故  
三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  
此三十里者。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  
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  
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  
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峻田大夫峻。即此農夫  
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  
精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

人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  
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  
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以通大車。其百夫有  
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  
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  
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  
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  
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  
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  
少半里也。耕廣五寸。二耦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  
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  
之。乃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克。故鄭首尾  
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克。故鄭首尾  
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遂溝洫澮皆  
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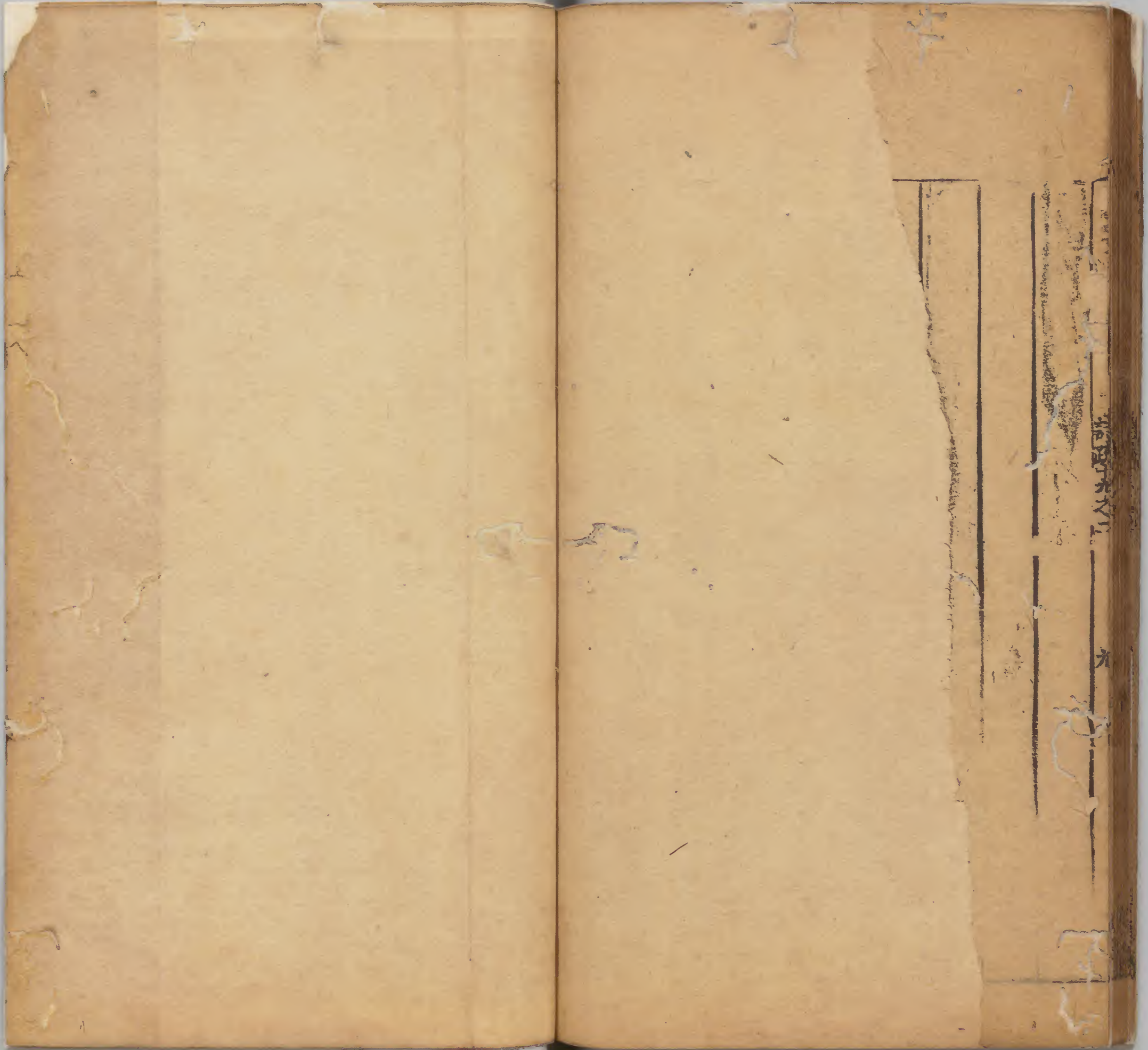
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  
尋深二仞徑四丈塗道皆所以通車  
容牛馬之容則大車塗容車一軌道  
以南晦圖之則遂縱溝橫之說也遂  
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遂  
還據遂中鄰里鄭鄱縣而說之四縣  
三十縣遂人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  
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  
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  
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鄆長每鄆中  
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  
鄆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  
別職其主田之吏一官唯一人也遂  
區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也遂人  
橫澮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  
俱南晦於畔上

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  
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  
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澮也澮方萬步  
北之畔即澮是澮也澮方萬步為方  
畔其間南北者九澮東西者九澮其  
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  
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  
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遂地形而  
外必有山川者且川者  
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新編文獻

九

